

武松冒雪



歸見嫂也

武松居
兄家立
住亦足
及兄弟
之情並
有外堂
之心也

詩 盡道豐年瑞 豐年瑞奈何
長安有貧者 宜瑞不宜多

當早武松去野盃卯武大被婦人叫出去做買膏藥及
王婆買酒肉入武松房裡簇一盆炭火心裡自想曰我
今日着實揀他一会豈不動情那婦人獨立簾下武松
正在雪裡掃米那婦人捲簾笑臉迎接曰叔上寒冷武
松曰感謝嫂上晏念婦人曰叔上向火武松曰多蒙
念自近火送坐婦人把門開了搬酒食入房裡摆在桌
上武松問曰哥上那里去婦人曰你哥上去做買賣我
和你自飲三五武松曰哥上婦人同飲婦人曰那里
等得他婦婦人也近火送坐下連篩二盞酒与叔上飲
不成双武松接來飲却篩一盞酒与嫂接過酒將酥
胸裡雲裏半脾笑說曰我聽得人說叔上在東街弄个
娼妓端的有麼武松曰武二不是這等人嫂上不信只

娘子調戲



一首詩
中見金
蓮耻之
極又見
武松也
心不慙

武松不從

問哥上婦人曰他曉得這等事不賣虎餅了那婦人飲
了幾盞酒春心自發只管把閑話來談武松亦知只把
頭低下那婦人又把武松背上一捏說曰叔上只穿
這件衣裳不冷武松也不應那婦人惹心似火却篩一
盞酒來自吃了一口剩大半盞看着武松云你若有心
吃我這半盞酒武松擡手潑在地下睜起眼來曰武二
是个頂天立地男子漢不是那等没人倫的猪狗嫂上
這般不識廉耻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眼裡認得是嫂
奉頭却認不得是嫂上那婦人紅了臉便收拾盃盤說
白我自作婬子不曉得當直起來好不識人敬重自厨
下去了武松自在房裡氣忿有詩為証

詩 發賤諱心大不良 貪淫無耻壞綱常
席間尚且求雲雨 友被都頭罵一場

却說武大挑担歸來到厨下見老婆吊淚武大曰你